

白羽著

下卷

联鏢记

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



124.8
284-C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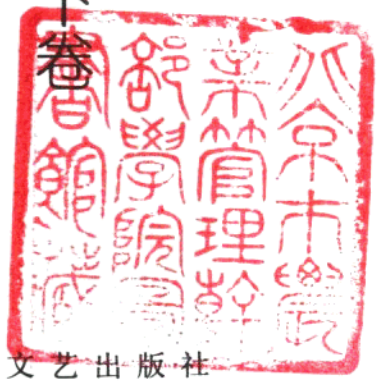
白羽著

联镖记

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



下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1/19

(晋) 新登字 2 号

封面设计：雪 子

封面画：张向农

责任编辑：陈 洋

官白羽武侠小说全集

联 镖 记 (上下册)

官白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25 字数：424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丹东第1次印刷

印数：1—12250册

*

ISBN 7—5378—0824—4

I·802 定价：12.00元

内容简介

名镖师狮子林廷扬武艺高强，为人厚道。早年拜师艺成，不意护镖生涯中与剧盗邓飞蛇结下仇怨。邓飞蛇为报兄仇，设计骗得武林高手小白龙援手复仇。小白龙率群盗劫镖与林廷扬安远镖局众镖师恶斗。林廷扬一念之差遭人暗算殒命。幸遇永利镖局过天星拔刀相助，无奈剧盗预谋经年，势多人众，镖局大败。邓飞蛇赶尽杀绝，欲将林之妻儿斩草除根。众镖师庇护孤儿寡母，易名潜踪，埋下复仇火种。

本书故事情节环环紧扣，叙事言情引人入胜，催人泪下。

目 录

提 要	1
第 一 章 小白龙斗剑劫镖	1
第 二 章 过天星赴援拒寇	24
第 三 章 邓飞蛇夜袭焚舟	42
第 四 章 不速客挟诈吊丧	65
第 五 章 林镖头遗榱北归	94
第 六 章 未亡人灵前设誓	117
第 七 章 海燕纵火搜孤	146
第 八 章 摩云鹏画计远扬	170
第 九 章 横江蟹窥门蹑迹	187
第 十 章 青纱帐冒雨夜奔	202
第 十 一 章 亡命客款关求救	224
第 十 二 章 联庄会传檄御贼	239
第 十 三 章 老拳师仗义助逃	263
第 十 四 章 二贼徒踩盘落网	275
第 十 五 章 乡公所讯贼诱供	285

目 录

第十六章	降龙木寻仇见逐	295
第十七章	邓飞蛇激众备战	309
第十八章	小辛集群寇攻庄	319
第十九章	寻仇客歧路亡羊	354
第二十章	邓飞虎劫牢救弟	372
第二十一章	狮子林联镖搏虎	383
第二十二章	金牛寨丧酋离心	398
第二十三章	高雌虎携子访艺	408
第二十四章	小白龙脱劫遇艳	430
第二十五章	杨春芳救难乘龙	445
第二十六章	小白龙迎娶春芳	465
第二十七章	凌娘子疑诘生客	489
第二十八章	邓飞蛇延贤被拒	508
第二十九章	程黑鹰选婿联镖	527
第三十章	女镖客洒钱击盗	545
第三十一章	紫天王凭舟御贼	559
第三十二章	飞蛇寻仇惊折臂	573
第三十三章	林狮护舟败群贼	592

降龙木寻仇见逐

飞蛇邓潮煞费苦心，布置复仇，劫镖焚舟，着着得手；可是盗棺毁尸，空葬送一个同党；焚灵棚，刺孤儿，又没有成功。飞蛇邓潮这才大发雷霆，离开了潜伏之地，率领三四十个同党，分为数批，乔装改扮，第二番扑到曹州府城厢，与党羽约定在城厢一家骡马店，和一家客栈内聚齐。头一拨留在曹州府安桩的是七个人，在飞蛇未到之先，不时往卧牛庄窥探。狮子林家所有人来人往，他们已然窥探了一个大概。旋即探明狮子林家意欲逃走；并已猜出由摩云鹏魏豪护送，要奔到直隶保定府安远镖局。

踩盘子伙计忙给飞蛇送信。飞蛇邓潮冷笑数声，心中一转，立刻派同党十二个人，前往探庄邀劫。会合安桩的人，由降龙木胡金良、海燕桑七等率领。以下有九头鸟赵德朋、黑忙牛蔡大来、纪花脸纪长胜——就是那麻面大汉，和凉半截、乌老鸦等人，共合十六个人，就在卧牛庄前后，暗布下卡子。飞蛇邓潮自己却另率领十六个人，赶过一步，在老河口埋伏下，扼住了林家逃亡的要路。飞蛇邓潮打定主意，叫胡金良

等打头阵，他自己做后援。

胡金良等在卧牛庄内外，窥伺了一个多更次，没有动静。天色越来越黑，忽到二更时分，竟听见庄前车道上，咯噔，咯噔，车轮碾地之声，是由城厢方向开往卧牛庄的；这就是趟子手黄仲麟、邱良两人雇来的两辆轿车。同时天昏降下雨来，众贼人料到这般时候，忽有车来，一定是保镖林的逃亡之车。群贼互相打招呼，却在村外留下了三、五个人巡风，其余都从暗中聚拢过来。

趟子手黄仲麟、邱良，当所雇的车来到时，竟堵着门发现贼踪。依理说应该变计，但两个人急急地商量了一会儿，觉得这个运行李的车，最要紧的用意，本在淆乱贼人的眼目，好容魏豪引着程氏母子逃走。两个趟子手把脖颈一拍，发怒道：“装车！不管他，咱们还是走！”

把行李好好歹歹往车上装，虽然暗影中已瞥见有人窥视，他二人公然不惧，也不告诉车把式。却故意地耗时候，等到装完，又沉了一会，说一声：“走！”两个人把兵刃亮出来，形态自若，傍车而行。两个人却稍稍落后，离开车有半箭地。潜藏在暗隅的胡金良、海燕桑七，立刻暗打唿哨，把人聚来七、八个，预先跑到车前，扑出庄外。两人打算着，容着车开出庄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再动手劫它。不想走出几里地，忽得同党驰报，狮子林的妻儿已由姓魏的保护着，从别路逃走了，凉半截和乌老鸦已经跟踪往西南追了下去。胡金良、海燕桑七闻言一愣，急忙分派黑忙牛蔡大来等，暗缀着轿车。胡金良和海燕桑七却急忙抽身，翻回卧牛庄来，也往西南追赶下去。

这一来，十几个贼人竟散了帮。有一伙是追车，有一伙

还在庄外巡风，又有一伙发现魏豪和程氏母子落荒逃走，直追下去。胡金良这几个人，却弄得两边都没有够着。又赶上暴雨狂风，在昏夜旷郊之外，东一处、西一处的庄稼地，觅伙伴，搜仇人，两皆不易。海燕桑七、降龙木胡金良等振吭狂呼，连打唿哨，招唤同伴，望风捕影地急赶下去。但摩云鹏为防躲仇人，一味穿田禾乱走，连他自己也迷了方向。追逐的人分头堵截，分头乱蹿。等到贼党聚合，魏豪已逃入小辛集去了。

那一边，黑牯牛等缀着轿车，直走出十来里地，还没得下手。埋伏在老河口的飞蛇邓潮，越等越无动静，已过三更，也忍耐不住了，忙派踩盘子的小伙计，迎上前来讨信。踩盘子小伙计于涛直顺着大路，往卧牛庄走。

这边黄仲麟、邱良二人，驱车迂回而行，专择有人烟的地方走，一力躲避着荒郊。大雨中，黑影里，黄、邱二人确已觉察：前面背后都有人缀着。将近周庄，黑牯牛与踩盘子伙计相遇，暗打招呼，说是点子缀溜了。踩盘子伙计慌忙折回，给飞蛇邓潮送信。邓潮一听缀来的是空车，竟被仇人落荒逃走了。若不是胡金良、桑七布置周密，又要落一场空。邓潮咬牙切齿道：“姓魏的竟弄金蝉脱壳的把戏！我们不要在这里傻老婆等汉子了。来，哥们，先把这车料理了，捉住他们，究问狮子林妻子的下落。”飞蛇邓潮率众出离老河口，往前迎上来。

遥见大河堤南首，大雨中，隐隐一道黄光。电光雷声中，仅仅听得大车溅泥之声。群盗呼啸一声，往前扑去。于是，择要路口，一带丛林暗影中，亮开拨子，分头藏好，把火亮预备在手下。

不大工夫，两辆轿车扑噔扑噔地溅泥路，奔大堤而来，越来越近，渐渐辨出车形。相距切近，踏盘子伙计于涛一撮口唇，吱吱地连响了两声唿哨。潜伏在堤下、林中的匪党，立刻各展兵刃，一声断喝，把车前的道路横截住。同时车后的道路也闪出人影来，把退路也给剪断。几个匪党把预备的孔明灯，就雨地里拉开灯门。

迎面而来的两辆轿车，立刻勒住。跟在车后的黄、邱二人，互相招呼了一声，把兵刃亮出来。料想这时魏七师傅已率程氏母子走开了，两人便将刀一抱，方要答话，飞蛇邓潮早用金背刀一指，喝道：“呔，对面的安远镖局走狗，太爷小白龙在此等候多时。姓魏的在场，快把林廷扬的老婆孩子交出来！……”邱良未容贼人说完话，一扬手，先下手为强，打出一件暗器来。

飞蛇邓潮一纵身闪过，一阵狂笑道：“镖行走狗，不知死活！”他部下十几个人，早不待吩咐，纷纷闯出来。当先一道黑影，抡刀照邱良便砍，另有一个贼便奔向黄仲麟。黄、邱二人连敌人的面貌都未看清，赶紧抡刀接架。

这过来动手的贼，一个叫花面狼黄启泰，一个叫开花炮马鸿宾，全是江湖积盗，手底下又黑又狠。才一照面，花面狼黄启泰，竟展开十二手连环锁骨刀，把黄仲麟裹住。那开花炮马鸿宾也用的是刀，施展的是抹眉刀法，武功虽稍差，可是邱良仍非他的敌手。黄、邱二人冒冒失失地遇上了劲敌，再想依原计，弃车而遁，已然没法子抽身。

那盗魁吩咐同党上前，另外只留下三个贼帮助黄、马二贼。其余的人一齐抡兵刃，扑向两辆轿车。此时两个车把式，已然照江湖上的规矩，插鞭子蹲在道旁。飞蛇邓潮督同群盗，

把轿车上的行李箱笼，全打下车来，车中果然空空无人。飞蛇邓潮急闪眼一看，黄、邱二人尚在与贼苦斗，一面打，一面退，似欲逃走。飞蛇邓潮大喊道：“镖行走狗，太爷小白龙和林廷扬有十几年的交情，你只要把林廷扬的家小交出来，我就饶你狗命。”黄仲麟呼呼喘着，大声回答：“狗贼，有本领你自己找去。狮子林的家眷，不错有能人保着走了，你想从太爷嘴里问出底细来，你妄想！太爷能卖命，不能输口！”

飞蛇邓潮恨极，把金背刀一抡，霍地蹿过去。黄仲麟还想拼命招架，却早被花面狼盯住，花面狼用了手“金丝缠腕”，摆肘献刀，这一下把黄仲麟五个手指险些削掉。可是已有两指划伤，虎口也破，当啷一声，钢刀坠地。黄仲麟究竟是个硬汉子，一声也没哼，斜身一蹿，弯腰把绷腿上的匕首，用左手抽下来，方要忍疼夺路逃走。飞蛇邓潮已然迎面截住，刷的斜劈来一刀。黄仲麟躲闪不及，后面花面狼又赶下来，飞起一腿，兜定黄仲麟的后腰，踢个正着。黄仲麟竟被踢出一丈外，啪嚓一声，跌在泥路上。飞蛇邓潮急喊：“留活口！”暗影中早蹿出一个强盗，就势一刀，把刚刚蹿起的黄仲麟重复撂倒在地。那强盗上前来捉。不意黄仲麟的匕首还在掌中，翻手一下把贼人刺伤。贼人怪吼一声，道：“好东西，扎死我了！”这贼人恶狠狠就手又复一刀，哧的一声，黄仲麟登时殒命，这贼人也坐倒在泥路上。

趟子手邱良早知情形不好，大吼一声，挥刀夺路。群贼扑上来，一齐动手。邱良越发不支，张目四望，雨骤天昏。邱良拼命乱砍，冲出一条路来，拔腿往黑影中便跑。飞蛇邓潮怒叫：“捉住了他！”邱良已然跑出一段路，却被群贼举起孔明灯，寻声照射，紧紧地追逐过来。双拳不敌四手，邱良二

番被围，群贼挥刀攒攻。不大工夫，邱良中了一暗器，竟被群贼打去兵刃，活活擒住。可是邱良已经身受重伤，满口流血。

飞蛇邓潮把车上的细软都抢掠了，捆着邱良，先寻找一个落脚潜身之处。在附近遍觅古刹废宇，一时竟寻不到。飞蛇邓潮浓眉一皱，打定一个主意。命余党押住邱良，藏在林中；身率九头鸟赵德朋、黑忙牛蔡大来、开花炮马鸿宾、花面狼黄启泰，往荒村僻道，跑了过来。摸出不多远，在树林荒岗处，发现孤零零两排草房、正房三间、耳房两间。深夜大雨中，屋内没有灯光，也不闻人声。邓潮四顾左右，果然是前没有邻家、后不挨道路的一所孤舍，只有矮矮的院，院内盆儿罐儿很多。邓潮暗打招呼，九头鸟、开花炮立刻上前，一个开窗，一个拨门，直袭入屋内。

屋内只有三十多岁的一对夫妇，和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小孩另占一间房。九头鸟晃火折照看，火折已被雨淋，不能点着。开花炮跳出去，把一盏孔明灯讨来，重复入内。急举灯一照，才晓得这里是个瓦窑，怪不得院中盆儿、罐儿很多。正当夏天，那土炕上的两口儿赤身露体，仰面拉叉地躺着，鼾睡正浓。地下又是盆儿、罐儿，骚气烘烘，汗臭浊气钻鼻。

开花炮唾了一口，回身出来。九头鸟持刀东寻西看，一个不留神，左脚竟陷下去。低头一看，地下原来装置着旋盆的一具旋磨，坑似的摆在屋地，直矮下两尺多。那另一间屋睡着的孩子，光着油黑的身体，好象是学徒。九头鸟低声说道：“留神！”一语未了，开花炮也一脚登空。屋中的女人竟先惊醒了，忽见孔明灯的黄光一闪，吓得她一时愣住，不敢喊，也不敢动，只侧耳朵听，瞪着眼看。

开花炮、九头鸟看明屋主毫不足虑。二人出外，便把口唇一撮，吱地响了一声，飞蛇邓潮始率众扑进来。屋中那个女人把她男人一抱，忽然尖声地喊叫起来：“有贼！”重重地把她男人掐了几把。那男人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也跟着喊：“有贼，有贼！”

飞蛇邓潮等几个人都蹿进来，开亮了四盏孔明灯，把三间草房照得纤毫毕露。赤膊的男人，赤身的女人，吓得跪坐在土炕上乱抖，半晌才说：“你们老爷们要啥？”九头鸟抽出钢刀来，说道：“把他料理了吧？”一对夫妻叩头求饶性命。飞蛇邓潮将头微摇道：“用不着！”却叫捆住他，把嘴堵上。

群贼立刻依言动手，把盆窑的外掌柜、内掌柜，赤身露体，双双地倒捆起来。那另一间屋中的小徒弟，睡眼还没有睁开，也被抓起来捆上。每人嘴上塞了一个麻核桃，另用绳子勒住，免得被他吐掉。遂将这男女三人抬猪似的抬到屋隅，用东西挡起来，把头脸也都蒙住。这三间草房做了贼人临时的窟穴，开花炮和花面狼然后把邱良也押进来。

飞蛇邓潮等身上的衣服俱都淋湿，却也顾不得收拾，只略略拧了拧水。邓潮便命黑忙牛蔡大来、花面狼黄启泰，用酷刑拷打邱良，向他究问狮子林的妻小，和狮子林师门中的人物，以及至亲挚友。问完，把邱良也照样倒捆起来，堵嘴蒙面。由九头鸟把他提起来，放在耳房那两间房内，藏在一堆瓦盆后面。省得邱良听得他们的话，看见他们的动静。

然后，飞蛇邓潮赶紧分派人，三人一拨，两人一伙，冒雨再搜寻下去。邓潮既已晓得狮子林的妻室竟是铁掌黑鹰的女儿，又被狮子林的师弟姓魏的保护着逃走，回想起早年的情事，深知做事断不可容留余地；否则一步放缓，便留下祸

根。当下向众人商议道：“咱们还得追！我和姓林的仇恨，不是一条命抵一条命的事！众位哥们，大雨的天实在讨厌，可是没法子。这个狮子林的女人跑了，狮子林的儿子又没有落到咱们手里。没别的，诸位还得帮小弟一点忙！”向众人做了个罗圈揖道，“咱们还得连夜赶下去！一步放宽，后悔莫及！”

黑牯牛应声道：“那是自然，斩草除根，这个含糊不得！”开花炮道：“咱们男子汉，还怕一两个雨点不成？”花面狼一拍头顶道：“五黄六月大热天，有雨浇浇，更凉快。我说的是不是老蔡？”黑牯牛蔡大来道：“对极了，哪个不追，是小舅子儿！”黑牯牛是河南巨贼，从前吃过安远镖局的亏；他这次也算是寻仇的主谋人之一。他们这样一说，内中就有嫌麻烦的，也不便说话了。

邓潮又嘱咐道：“诸位仁兄，可别忘了一节要紧的，万一咱们遇上了该答话，报字号的时候，千万可想着……”没等他说出来，黑牯牛、九头鸟首先答应道：“那是一定，咱们都算是小白龙方靖师傅邀出来的。小白龙师傅跟姓林的有仇，咱们是给朋友帮忙。”说着，又哄然笑起来。

开花炮就说：“小白龙真有个傲劲儿！”九头鸟插嘴道：“你瞧人家那派头！也该都给他搁上。”这时有人哼了一声。开花炮接着说道：“好在人家不怕这个。咱们一定这么说，可别改嘴。”黑牯牛道：“那是自然。”

群贼立刻出动。九头鸟又道：“这里怎么办？”用手一指屋舍。飞蛇邓潮仰面略一寻思，道：“这里倒很稳。”又对那个受伤的伙计，叫做草上飞陈二达子的说道：“你叫那个姓黄的小子扎了一下，怎么样，重不重？我看你可以在这里歇一晚上。”陈二达子道：“就我一个人吗？”飞蛇邓潮不悦道：

“你看你这份胆量，我怎会叫你一个人在这里？”遂即发令，留下四个人，就在这瓦窑临时安桩，作为聚众传信的落脚地方。命留下的四个人，务照规矩分拨放哨，千万不要大意，并留下暗号。然后其余这些人一齐出来，冒雨疾行，先奔卧牛庄，再奔西南。

这班人全是横行江湖的积贼，杀人越货，视作寻常。此时受了首领重托，都想乘机露一手。沿着庄稼地畔小径，一路斜抄着走。约走了三、五里地，卧牛庄已在前面。忽听隔禾田，发出惨厉的一声唿哨。飞蛇邓潮急命止步，倾耳细听，唿哨声又起。邓潮忙一撮口唇，吱地响了一声，同伴众人也一齐打起唿哨。果然唿哨声才罢，从田地横穿过两个人来。一个是双头蛇丁六，一个是苗长鸿。两个人青绸短装，全被泥水溅满，连脸上都有泥点。

双头蛇丁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舵主在这里，好极了，你老往哪里去？”邓潮说了来意。双头蛇丁六忙道：“你老不用上卧牛庄去了。由这边走，穿过这片高粱地，快赶奔小辛集那个庄子去吧。”苗长鸿也道：“咱们的人东一处，西一处，全追散了，三个正点全蹿进小辛集去了。海燕子桑七爷，降龙木胡二爷，走岔了道，不知道摸到哪里去了？现在三个正点，倒叫乌老鸦、凉半截、横江蟹他们哥五个给追上。那个姓魏的很棘手，倒把李老么撂倒了。姓魏的跟那个女人，好长的气脉，居然挣扎脱了。小辛集那里怕是有他们的接应。咱们的人来了不少，可惜盯上的人不多，怕要吃亏。”

飞蛇邓潮一闻此言，双目如炬，道：“怎么？胡金良、桑七也走散了？双头蛇丁六忙道：“我们哥俩始终没有看见他们二位。”邓潮吸了一口凉气道：“莫非桑老七、胡老二也跟小

白龙一样，半路上要看我的哈哈笑？这真是可怜，来了三十多个人，有本领的人一个也没缀上仇人！”没有接应，也不能得手；飞蛇邓潮懊恼异常，把金背刀一挺，切齿道，“还是这个靠得住。”立刻催丁六、苗长鸿引路，横穿田地，冒雨直狂奔小辛集。

飞蛇邓潮，他的心比他的腿还急，正是用出了全身气力，象一阵风似地往前飞奔。他率领的人被他落后一半，一面跑，一面回头催促。无奈泥中飞跑，夜间寻路，一个不留神，就有滑倒的。开花炮且跑且叫道：“邓二哥，悠着点劲，你只顾尽力，跑到地方，没有劲了，怎好跟仇人搭话？”邓潮明知此言有理，但是不肯放松，还是如飞地往前跑。曲折走出一大段路，双头蛇丁六用手一指前面道：“舵主，请看，那边有一片黑乎乎的高岗，那就是柳树岗，绕过柳树岗就是小辛集。你老只要一到柳树岗，就可以望得见小辛集。咱们的人这时大概跟姓魏的接应，动起手来了。刚才听见他们敲锣来着。”

飞蛇邓潮道：“哦！这小子还有接应？”更不敢再延，一下腰，施展开轻身术，踏着这泥泞的雨路，健步如飞地赶上前去。一口气跑出数里地，将到柳树岗子，忽闻柳树岗子村庄内，锣声大作。群贼诧然道：“这里什么事？莫非我们的人在这里了？”双头蛇丁六且跑且说：“不是不是，咱们的人还在前面呢！”

于是群盗虽知柳树岗子昏夜鸣锣，必然有事，他们居然不介意，大宽转绕着走，仍然斜奔小辛集。也就是刚刚拐过去，突然迎头蹿过来几条黑影，黑影后面，闪烁着一星一点的火光；当中有一带疏林阻隔，昏夜中看不清，却听得分明。在簌簌雨声中，显然有人声呐喊。那几条黑影竟穿林扑

出来。飞蛇邓潮哼了一声，急忙一探囊，抽出一只钢镖，然后一捏口唇。还未等打出唿哨，后面紧紧跟随他的苗长鸿，早已吱的一声，先打起招呼来。

那前面的黑影，果然是自己人。这一声唿哨才罢，人影应声止步，也打过招呼来。两边的人立刻凑至一处，来的人正是横江蟹等。双方稍一过话，拔步便跑，风驰电掣般奔入疏林中。

穿过疏林，便已望见小辛集，灯笼火把，拥出许多人来，并且一叠声地呼喊。飞蛇邓潮往外一张，忽然退回林中，拉着横江蟹问道：“这是怎么啦？你们把村子里的人全惊动起来了？”横江蟹吁吁喘息道：“别提了，三个正点已经全进了小辛集。小辛集出来一大帮联庄会。”

飞蛇邓潮怒道：“联庄会，怎么着，碍着联庄会什么事？”但是邓潮没等人答言，他早已猜出来，道，“不用说，姓林的女人是这里人，本乡本土，她把联庄会的人勾出来了。”却顿足道，“你就是勾出全营来，我也要宰了你！那桑七爷、胡二爷又哪里去了？”凉半截答道：“他们哥俩刚到，已经闯进小辛集了。”邓潮忙问：“你们跟他们动上手了？”横江蟹道：“可不是，我们是叫他们追出来的。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人弄得七零八落，眼看着姓魏的那小子，背着那个孩子，跟着那个女人，一头蹿进小辛集去了。我们紧跟着往里追，挨了他一暗器。”

正说着，又有三条人影奔来。头一个是海燕桑七，第二个便是胡金良，第三个是九头鸟赵德朋。邓潮噘唇成声，把三人唤入林中，忙问情形。海燕桑七说：“糟糕！这里联庄会出来搅乱！我们已经把姓魏的围住了，眼看要得手；他娘的，